



翻譯天地
series

翻譯藝術

art of translation

殷張蘭熙、林文月、老 康等

茶會・座談・演講

翻譯天地

series
送

政府立案
國際公證效果
美國 *H. Gainsburg*
律師台灣區代理

國際翻譯社

是您的全能秘書

翻譯・公證
申請・諮詢

台北市博愛路25號六樓

電話 3115815

3614378

3318080

Hw 734/56

編者的話

收在翻譯藝術這本書裡面的文章，全部是在「翻譯天地」裡發表過的。「翻天」在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二月底出版，一共舉行過兩次「翻譯人茶會」，一次「翻譯專題座談」，還有一次「翻譯專題演講」。這些文章十之八九都是在這些場合裡的發言，由「翻天」記錄整理而成。

「翻天」的主編是「香港翻譯學會」的會員，所以這本書裡有幾篇文章是來自該學會上的發言稿。另有宣誠教授，屈承熹教授，及倪達勤博士等，是分別在其他場合的演講，徵得他們的同意後，也曾「翻天」發表過。

封面人物是殷張蘭熙女士，她是我國近年來中文英譯最有成就的翻譯家之一。也是第一次「翻譯人茶會」的主客。

胡子丹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

翻譯藝術

目次

50	47	43	40	37	33	9	1
談翻譯	翻譯中的語意問題	譯文的中文文化	勤查字典	譯文應如何把握原文之真實性	譯得「中國」些	翻譯人談翻譯事	我中譯「尹縣長」經過
陳蒼多	黃宜範	周增祥	黃 駿	宣 誠	黃文範	胡子丹等	殷張爾熙

167	150	137	120	99	83	73	64	54
翻譯和音樂	電腦，是最笨的天才	意圖、意義，與翻譯	舉例談翻譯	從語言學觀點看翻譯問題	日本文學之探討	我中譯「源氏物語」之經過	談翻譯「蘭舟」詩集之經驗和體會	漫談德文譯中文
張同	倪遠勤	鄭嘉彥	老康	屈承熹	黃得時等	林文月	鍾玲	宣誠

我中譯「尹縣長」經過

殷雲蘭照

剛才王藍先生對我的介紹，實在太過獎了，我覺得很慚愧。今早上我還打電話給他，因為我知道胡子丹先生已經約他在這個茶會上，把我介紹給各位，所以我請他務必少說一點，可是他沒聽我的話。我今天也沒有準備什麼演講稿子，我也沒準備是演講。胡先生約我來是參加茶會，是大家可以交換意見。我從事翻譯工作已經好多年，總希望把翻譯工作做得更好，難得有今天這麼好的機會，和國內各方面的翻譯人仕見面，我非常高興，所以立刻答應了。沒想到現在倒好像要我一個人來講，這真有點使我為難。我因為根本沒作準備，胡先生雖然再三打電話向我要一個題綱，我說沒什麼題綱，後來只有在電話裏隨便講講，請他用筆記下來，現在各位資料袋裏的題綱就是這樣子來的。我現在還是不一定照這題綱講，我就隨便講下去了。

另外一點要聲明的，王先生剛剛說我在大學裏教過翻譯，其實我教的是「英詩」。在教書以

前，我也已經做過翻譯。不過，在當時我作夢也不會想到，我會繼續走上翻譯這條路。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中文程度不够好。翻譯工作又是非常艱苦，正如同胡子丹先生說的，翻譯工作在英文裏的說法，是一種 *Thankless job*，你喜歡某一個人的作品，你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把它翻了出來，在我們國內倒還好，譯者和作者的名字，是並列地印出來。在國外，大家却只知道作者，早把翻譯人給忘了，除非這位翻譯人在其他方面有相當成就而著名。但是，我們常常發現到，好的作品很多，總是讓我們覺得值得去翻譯，所以翻譯工作還是很重要。今天我出席了「翻譯人茶會」，不應是讓我一個人來講翻譯「尹縣長」的經過，我也希望在座的女士先生們，也能談談各位的翻譯經驗和意見。

開始翻譯陳若曦女士的作品，那時候我正在編筆會的季刊，陳在臺大二年級讀書的時候，我就認識她。在我編「本叫做「新聲」(New Voice)的裏面，就曾經有過她的作品。和她同一時期的那批大學生，幾乎都是很有天才的。後來她出國以後，我們仍然有聯繫，一直到她去了大陸，我們才斷了音訊。後來她離開了大陸，我第一次在「明報月刊」上看到她的作品，當時第一個感覺是非常高興，因為她出來了，而且再度知道了她的消息。在以往的六、七年當中，她一直是下落不明。我知道她到了溫哥華。她這篇「值夜」，我讀了很感動，特別親切，是寫我們多年不見的家鄉裏的事情。我把它翻譯成英文放在季刊上用，當時並沒有想到出一本書，因為那時候，

她的整個集子還沒有出版。翻她的第二篇「任秀蘭」也是季刊上用，這時候，她的單行本已經出版了。我們這本季刊，多年是發行到國外的，寄到各國筆會中心，即使是鐵幕國家，例如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我們知道他們一定收得到，至於他們看不看，發不發給別人，或是禁不禁，我們則不知道。至少我們也收到了匈牙利寄來的季刊。這時候，我們忽然想到，是不是有必要把陳若曦的這個單行本全部翻譯成英文呢？如果有必要，則不能繼續在季刊上發表了。當然，我翻她的第一篇時，我曾經寫信徵求過她的同意，這時候我又寫信徵求了她的同意。最初的構想，是想翻完了自己來出版，就如同我過去出版過的書一樣。許多在國內的朋友知道了我這個決定時，就不斷催促我快一點做。我自己却又想到另一個問題，我這個翻譯，如果在國內發行，對原作者來說，並沒有甚麼好處，因為國內讀者已經讀過了中文版，英文版又給誰看呢？英文版當然是給外國人看。如果在國內出版，又怎樣國外發行呢？單單是印刷、裝訂是很簡單，由國內向國外發行，很容易被誤會，說我在替政府搞宣傳了。我本人不會宣傳，和政府宣傳機構也扯不上關係，如果這樣被誤會了，實在有點冤，也對不起陳的這部作品。我便寫信給在國外的朋友們，請他們就這件事給我點意見。陳本人告訴我，不妨和一些出版公司接洽看看，像 Longmans 出版公司等。我試了好幾家，不過這很難，對於一個從來沒人聽過的作者，又加上一個從來沒人聽過的譯者，再說在那段時期，正趕上了部分美國人瘋狂而盲目地和中共打交道，忽然出了這樣一個書名的

書，是批評共產黨的，也難怪他們不能接受。後來有幾位朋友，像劉紹銘他們，也看了陳的這些作品，大家都覺得這幾篇小說寫得的確好，文筆好，確實、平實、不誇張、不宣傳。如果是宣傳，我就不會翻，即使翻了也沒人看。我們都認為，這個英譯本出版了，如果在文學上站得住，能引起外國人來評論的話，那就遠比在政治性上收到的效果更有價值，更有意義了。於是我們想到了印第安納大學出版部，也想到了華盛頓大學出版部，我都寫信和他們接頭了。以前齊邦媛教授有兩本書，是和華大出版部合作，在國內印，國外則由華大發行。我想這辦法很好。不久我接到印大出版部的回信，表示對這本書很有興趣。爲了這件事，我便去美國住了一陣子，一方面就近接洽這件事比較方便，一方面還有幾篇沒有譯完。陳住溫哥華，我住舊金山，通電話很方便，也便宜得多。有一天她在電話裏傳了消息，說是很不好意思把這個消息傳給我。原來印大的意思，希望這本書，有另一位譯者是美國人，我聽了很意外，當時我譯得還只差兩篇了，已接近完成階段，我便回答陳若曦，容我考慮一兩天。兩天之後我同意了。我想，印大所考慮到的不無道理，我是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的編譯，會被誤會是爲政府作宣傳，如果找一位美國教授來同時作這份工作，便沖淡了「宣傳」性，而且這個人可以由我找。我便想到了葛浩文（Prof. Howard Goldblatt），葛教授當時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書，我和他在臺灣見過面，他的中國話說得極流利，是地道的北方話，太太是中國人，他們在臺灣結婚的。過去我曾請他爲季刊翻過東西，其中

包括有黃春明的「莎啦啦·再見」，翻得非常好。我是個急性子人，當天晚上，我便和葛浩文在電話裏討論這件事，我知道他那時候正在着手另一個作品的翻譯，我要求他攔下來，先來翻我的這兩個短篇——耿爾在北京、查戶口——他同意了。我立刻又寫信印大出版社，他們雖然同意我找的人選，可是却和我講，這本書的出版大概要兩年以後，因為大學裏的出版部不比一般性的出版公司，一切事情進行都很慢。我聽了很不是滋味，這本書在我手上已經譯了一年，再加兩年，三年的時間，這本書不就太陳舊了嗎！可是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有催葛浩文快點譯，他譯得很快，沒多久，我們就把譯稿交印大了。我在回國前，考慮到對原作者的交待以及有安排葛教授和她見面的必要，因為我對這本書，只是盡到一個翻譯人的責任，沒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書中的文句，只有在「尹縣長」裏改了一個句子，因為那是在國內翻的，並且也經過了陳的同意，我知道印大的主編一定會把它改回去，結果果然不錯。有天陳有事到舊金山，我便把葛的電話告訴了她。我和陳是老朋友，現在加上了葛，以後很多事情還得葛和印大去交涉，所以他和原作者應該有面談的必要。他們二位都健談，談得很投機，一切非常順利。不料又發生了「書名」問題，我們原先的英譯是 County Magistrate Yin，印大的主編認為不適，Magistrate 是法官？是警察？美國讀者會搞不清楚，他提議用 Mayor，我不同意，因為 Mayor 是市長，和「縣長」大大不同，彼此爭論不下。有天主編來信說書名決定「」，叫做 Chairman Mao is a

Rotten-egg，我嚇了一跳，立刻寫信不同意，在我寫這封信之先，葛浩文因為離印大近，已經先抗議了。我說你們當初要我找一個美國人共同翻譯這本書，是爲了怕人誤會是「宣傳」，那你們現在把書名叫做「毛主席是壞蛋」，不是更「宣傳」了嗎？何況，書中的八篇小說，又沒有一個篇名是 Chairman is Rotten-egg，原來他們只是把「晶晶的生日」中，「晶晶」說的一句話「毛主席是壞蛋」拿來做書名的。如此一來，我不被人罵死了才怪！我真氣得不得了，我把原信的副本分寄給劉紹銘先生和李歐梵先生等，他們也向印大表示了此名不大好，終於把這個書名抗議掉了。現在取的書名是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這個書名長是長了點，可是也不錯，我也就同意了。這時候，令人驚異的，是 New York Times 發佈了一個消息，說是有一個抗議文學要出版了。後來才曉得是 New York Times 一位駐香港記者的報導，他把作者及譯者都介紹了，並且引了好幾段我季刊發表過的譯文。我雖然奇怪着這個消息是怎麼走漏的？可也非常感謝這個消息的發佈。印大一見這消息非常吃驚，也很緊張，便以高度的工作效率來處理這本書的出版。最初他們很懷疑這本書的銷路，所以雖然在今年六月出書，第一版也只印了兩千本，因爲他們銷售對象只限於教授，和有關科系的學生們，作爲參考或課本用的。我提到印大要提前出書的消息，今年五月間我便趕去舊金山，又去西雅圖，最後到溫哥華和陳若曦見面了。和她見

面時，有一位印大的教授正好去西雅圖參加一個座談會。我就要求他爲我帶十本書去。這是剛剛才印好的。封面是一匹大紅馬，非常吸引人。這本書的序文是想請夏志清教授寫的，可是他太忙了，抽不出空來。那時我正準備十二月要到澳洲去開筆會，因爲西蒙列斯在我快翻完的時候，他正爲了法文版的事在和陳若曦接洽。這時候她在坎培拉，我們則在雪梨開會，因爲陳若曦已把西蒙列斯在坎培拉的地址電話交給我了，所以我到了雪梨就打電話問他說，「我們是翻英文的，你是翻法文的，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是不是可以來看你？」我們一共四個人，早上就乘了飛機去坎培拉。西蒙列斯告訴我們，他口頭已答應了寫這本書的序，但他是不是確實答應寫呢？他說寫一定要寫的。因爲他已翻完了法文本，當然也看完了中文本。西蒙列斯本名派·瑞克曼，他以前在師大讀過書，太太也是師大的一位教授，家庭是很和睦的。西蒙列斯看來是一位很拘謹的人，可是一旦談開了，却也非常親切，我們談得一團和氣。由他來寫序，對這本書便增加了不少份量。因爲用法文他寫的「中國的陰影」(Ombres Chinoises)在歐洲非常有名，英文版在美國則和「尹縣長」的英文版一同出現。在封面上把 INTRODUCTION BY SIMON LEYS 寫得很大，相信這樣號召力更大。這本書出版後，印大的一位哈特曼先生作了一件很周到，很不容易，也很花時間，值得我們參考的事，他答應了不管作什麼事總會讓我們知道 (Keep us informed)，他每次寄出一份文件，他一定會寄一份副本給我們——一位作者，兩位譯者，告訴

我們這書未發行前的預備工作是什麼。這預備工作，就是他把剛出版的書寄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人看過了，甚至把書寄給什麼人、什麼報級，也都給我們一大份抄本。每家報紙或雜誌都有個書評家，他每週都寄去一本，於是書評就漸漸見報了。當我要回國時，把這些書評都帶來了，但在我臨走時，有人通知我，加州大學一位叫魏克門教授（Prof. Frederick Wakeman）寫了一篇叫「真正的中國」（Real China），是很長的書評。「紐約書評」能夠刊出這篇書評，我相信印大的人一定很高興。這篇叫「真正的中國」的書評實在很長。另外，還有很多由朋友或印大出版部寄來的書評，我都作了影印。印大在準備發行方面都做得不錯。前後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了。

書是今年六月五日出的，我離開美國時，第二版已經在印了。我後來才知道第二版印了一萬本，實在使我非常高興。報告就到此為止。

翻譯人談翻譯事

——第一次「翻譯人茶會」紀錄

翻譯天地月刊社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在台北市召開第一次「翻譯人茶會」，出席人計有王 藍、吳昭明、林 良、周增祥、宣 誠、胡子丹、胡品清、殷張蘭熙、陳蒼多、陳劍橫、張振玉、張 時、彭 歌、彭碧玉、景 翔、崔文瑜、夏元瑜、黃宣範、黃 驥、簡清國、劉宗向、劉慕沙、龐 萍、潘輝瑞等人。

胡子丹：今天能請到各位翻譯家在一起聚會，實在不容易，是「翻譯天地」這個小小刊物的大大光榮。本刊同仁除了由衷感謝外，今後當更加努力，為翻譯界和讀者們服務。現在請王藍先生為我們介紹殷張蘭熙女士。

王藍：殷張蘭熙女士她在年輕時候，是抗戰後方華西大學攻外文系的高材生。在學生時代，她的寫作、各方面的才華，都已非常的出衆。因爲在西洋文學上有很高的造詣，來臺灣後，在東吳大學外文系作教授，就教翻譯。（編者按，張女士後來更是教「英詩」）因爲在東吳大學有機會和年輕的學生們接觸，所以她一直對年輕的朋友們特別的鼓勵，對他們特別的厚愛。因此她第一本翻譯的書就叫做 *New Voices*（新人的聲音）。在那時，會翻譯的作家都很年輕，現在都已成爲很有名的作家了，像王文興、白先勇等。可是，我要特別指出，張女士不僅是對青年才俊重視，對於中年才俊，老年才俊，她也一樣給予重視。所以她以後翻譯了林海音女士的「綠藻與鹹蛋」，彭歌先生及其他幾位比較年紀大一點的作品「象牙球」，都出版了專集。後來，中華民國筆會邀請張女士來主編 *Chinese P. E. N.*。張女士對筆會的貢獻極大，筆會因爲是一個民間團體，經費很困難，過去以羅斯福路三段張道藩文藝圖書館的一個小房間作辦公室，後來張女士捐出她在光復南路的一座房子作爲新的會址。筆會請人去國外開會，麻煩彭歌先生很多，而張女士每次都是自掏腰包。並且她還幫助別人出旅費去開會！而筆會能在國際逆流中保持會籍，彭歌先生和張女士的貢獻很大，非常令人欽佩。張女士到外國，經常被邀請在美國的電視上出現，或在報紙上接受訪問，影響很大。在國內她除了教書、寫文章、編雜誌之外，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接待世界各國來的藝術文學各方面的朋友，爲此付出太多的時間與心血。我們都知道，在很多國

家，他們有所謂「國際文化交流協會」，像美國有 International Visitor Center 我們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機構，都是靠老百姓自己來做，所以無形中張女士就成爲一個自願接待國際訪客的一個中心，我們也都受了她的感召，追隨她工作。她方才打過電話給我說：「今天，胡先生請你作介紹人，不要太過獎我啊！」她是非常謙遜的。她的先生殷之浩先生是位了不起的建築家，有很大的事業。而她在家中是位標準的主婦，完全沒有一個教授、或是一個大作家、藝術家的樣子，她把家庭弄得井然有序，並且常在家中接待中外賓客，使大家感到賓至如歸，這點是很難得的。最後我要報告的是，張女士用了很多的時間翻譯了「尹縣長」這本書，她又不辭辛勞的幾次遠赴海外和原作者陳若曦女士見面。「尹縣長」出版後，大家都知道，已經在美國整個的文學界、書評界，引起了很大的重視。爲促成出版這本書，也許諸位不知道，彭歌先生、我及好幾位先生，都經過了一番艱難的過程，才能使這本書的英譯本問世。還有兩種譯成法文的版本也將出版。記得川端康成先生到臺灣來那回，曾說，亞洲作家的作品，尤其中國作家作品，有很多很好的，可是沒有翻成外文，便不易進入國際文壇。譬如川端康成，他若沒有一個好朋友美國作家賽且施提克精通日文，把他的作品翻成英文，又翻成瑞典文，及好幾個西方國家的文字，他能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就很難說。我們就沒有這樣的環境，這工作實有待大力推展。所以川端康成先生說，我們東方人天然上吃虧很多，我們的作品無法直接引起他人之共鳴，必須依靠翻譯。所以我